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蕩寇志

## 第一一八回 陳總管兵敗汶河渡 吳軍師病因新泰城

話說雲天彪自大勝宋江，進攻梁山擒得白瓦爾罕之後，與祝永清收集人馬，掌得勝鼓回青州，各文武及守將都來迎接賀喜。天彪發放人馬，把兵器旗幟，並奔雷車都收藏庫內。眾人看那奔雷車，正如一群巨獸，怪狀猙獰，無不稱妙，便議照式多打造百輛，以備日後應用。劉慧娘道：「行軍全仗機謀韜略，區區器械不足恃也。他若識得我陷地之法，奔雷車無用處矣。」天彪稱是。當時將破宋江之事，申報都省，表奏朝廷，這裡大開慶賀筵宴。次日，祝永清等辭別了天彪，領本部兵回沂州去。天彪傳諭眾將，各歸職守，休養訓練，以圖恢復萊蕪，眾將各領命而去。不數日，忽報宋江領大隊賊兵殺來。天彪大怒，便傳令點兵。眾將都請堅守以避其銳，俟其氣衰而後擊之。天彪道：「非也。賊兵此來，未必專為青州，必有他圖。不然，為何待我兵已退盡，然後徐徐而來？我此去大軍掩擊，使其不得他顧。著深守不出，他必恣意蹂躪我鄰邑矣。」眾將皆服。

當時天彪與傅玉、雲龍、聞達領兵四萬名，浩浩蕩蕩，一直西向殺出。方到二龍山，忽報賊兵已陷了泰安府，總管、知府等皆殉難。眾將驚道：「果不出元帥所料。」傅玉道：「寇總管真是庸才，怎麼守著堂堂一府，竟待不到救兵，就失陷了。此時泰安已陷，我兵後到，已成倒拔蛇之勢，如何是好？」天彪沉吟道：「趁這廝部署未定，且去力攻收復。」眾將領令，一齊大刀闊斧，殺奔泰安府去。到得秦封山下，已有賊兵堵御，天彪傳令攻打。那劉唐、三阮遵吳用吩咐，堅守不出，一面報知宋江。宋江大驚，當與吳用商議，請公孫勝鎮守泰安府，部署一切，自己與吳用親到秦封山，設計堅守。

相持一月有餘，天彪道：「賊人必將泰安早部署了，我們久暴師於外，軍需浩大，無濟於事。不如收兵而回，加緊訓練，再看機會。」眾將稱是，遂傳令嚴整部伍，拔寨退兵。不日退回青州，發放人馬，並傳淪風會、李成嚴守清真營，簡練軍馬，以為恢復萊蕪之舉。眾將各歸職守。不日朝廷恩旨下降，雲天彪並眾將均加一級，各有賞賜；孔厚授青州益都縣縣丞；胡瓊追贈明威將軍。其餘將弁兵丁，均分別賞恤。惟劉慧娘特賜顯漠閣學士銜，賞宮錦一襲，玉如意一柄，紫誥一輛。眾人皆舞蹈謝恩。那邊沂州陳希真、兗州劉廣，並部下效力將士，亦有褒寵賞錫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宋江見天彪兵退，深恐有詐，不敢追襲。續探得天彪認真退回青州，亦不敢發兵攻擊，只吩咐劉唐、三阮小心防守秦封山，自己同吳用回轉泰安府，趕緊修理諸務。忽探子來報：景陽鎮陳希真傳諭蒙陰縣防禦使訓練軍馬，又委祝永清親來閱視，並檄知召家村一體練兵。宋江聽了，便對吳用道：「那廝此意，分明是覬覦我新泰，軍師將何法以御之？」吳用道：「新泰為希真所覬覦，萊蕪未嘗不為天彪所覬覦。我兩邊策應，本是難事，所幸天長山綿亙數百里，足為萊蕪保障，可飭史進、李忠守備毋得疏忽，天彪亦不能飛渡。至希真想留我新泰，我不如用先發制人之法，攻他蒙陰。體管那廝善用兵，我總去攻他看，天命難測，未必那廝定是勝，我們定是敗也。」宋江連聲稱是。只見公孫勝道：「去年兄長攻新柳時，小弟曾用丁甲攻城，卻吃那廝破了。刻下小弟將此法加練精熟，又練得吼風、混海、火光三大將法，兩法並用，諒可破得希真矣。」宋江甚喜。吳用道：「公孫兄弟既說到此，小弟倒有一必破希真之法。」宋江、公孫勝齊問何法，吳用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一法。」宋江、公孫勝齊聲稱妙。宋江便傳令到山寨取樊瑞、項充、李袞前來。不日，三人到了泰安府，參見了宋江。宋江便議點將與兵，吳用道：「哥哥須坐鎮泰安府，不可輕動，待小弟與公孫兄弟一行。」便點魯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帶兵四千人。吳用、公孫勝統領了，辭了宋江，直到新泰，花榮等迎入。吳用正與公孫勝商議發兵偷渡江河，襲取蒙陰，忽報前面汶河南岸，已有召家村兵馬屯住。吳用大怒。公孫勝道：「我們且發兵屯住汶河北岸，與他隔河敵住，再相機進取。」吳用道：「所議亦是。」便教花榮守新泰，自己同公孫勝帶領新泰頭領李逵、黃信、楊林，一萬二千人馬，隨同魯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並原來四千人馬，一同到漢河北岸安營立寨，與召家村兵馬隔河敵住。

且說召忻探得梁山賊兵將到，與高梁、史谷恭領本村鄉勇八千名，在南岸下寨，將船隻盡拘南岸，一面報知希真。希真聞報，便與祝永清、陳麗卿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真大義、王天霸，領景陽鎮官兵一萬名，猿臂寨鄉勇一萬名，星夜趕到蒙陰，直赴汶河北岸下寨。與召忻相見了，便與祝永清親到河岸巡閱一轉，回營對永清道：「我此來為收復新泰也，賊軍與我隔河相拒，我不可往，彼不肯來，兩邊相守，曠日持久，如何是好？」永清道：「且與他拒守數日再看，刻屆嚴冬時節，天寒地凍，河冰將合，我可以往，彼可以來，亦未必常相守也。」希真稱是，傳淪各營並召家村一體嚴禁防守，並諭蒙陰文武各官，小心照應城中事務。當晚發令訖，河上數萬貔貅聽號令，寂靜無聲，但見皓月之下，熊旗鳥幟，列伍整齊，一片聲畫角悲鳴而已。

與賊軍相拒數日，兩邊各無動靜。希真與永清商議渡河劫營，永清獻計道：「我等且虛設旌旗，堆積煙火，沿河一字長蛇勢，連營列柵，將上下河邊一齊佈滿。吳用必道我增兵，必然分兵防我。待到月盡夜，天地昏暗，可教上下陣乘黑夜悄悄鼓舟前進，又故意微露破綻，令其知覺。那廝必盡力防我左右，我卻以全軍渡河，直取他的中營。泰山以為何如？」希真道：「甚好。但渡河時，尚須一層斟酌。可將所拘船隻，盡付左右陣，為渡河之用。我全軍渡河，卻用慧娘甥女的飛橋，不用船隻，又須用雁行陣渡過去。如得利，則全師進搗；萬一不得利，則退歸亦易易也。」永清稱妙。當下計議停妥。

至一月三日夜間，天昏地暗，星斗無光。希真傳令，教左陣、右陣各用二百人，每五人駕一隻大船，右陣從上流過去，左陣從下流過去。果然被賊人哨探的軍士知覺了，急忙報入賊營。吳用日裡見希真增兵，本是警心，至夜間聞報，昏黑中不辨虛實，忙傳令教左右備禦。不多時，希真全軍已殺到中營。吳用忙教軍心體亂，齊心應改。眾軍急忙登聞，昏黑中望見對陣列炬燭天，照耀出一群猛獸，正是奔雷車模樣，嚇得賊兵膽碎心落，卻不知奔雷車身重，如何破得過飛橋。這都是希真、永清連日造下的大防牌。吳用也一時辨不真，急忙棄寨而逃。麗卿當先搶寨，希真、王天霸領左翼，永清、真大義領右翼，火光燭天，翻翻滾滾殺上。召忻、高梁亦分兩隊，隨左右翼登岸。麗卿已搶入寨中，忽見寨後狂風大起，滿天火氈火團，火光中無數神兵神將，身披金甲，手執戈矛，驅著火龍毒獸，殺入寨來。麗卿即忙領兵退出，那些鬼兵獸卒，隨著狂風烈火，一齊殺出寨來，官兵大驚。希真忙傳令道：「此賊人妖法也！本帥道法高強，眾軍休怕！」急忙疊起印訣，唸唸有詞，向前放去，喝聲道疾，一道白光衝去，那些鬼兵烈火盡皆退了。眾軍大喜，重複起鼓前進。

吳用見公孫勝道法被破，忙教眾軍抵敵。怎當官軍勢大，抵敵不住，吳用忙傳左右營齊來助戰，黑夜火光中兩陣混殺。公孫勝見丁甲法不能取勝，忙祭起三大將來，攝神兵百萬，前來助戰。希真見吳用亦用全軍合戰，料想勸不得營，便傳令按隊退回。未及中流，公孫勝神兵已到，大風怒吼，波濤洶湧，徹天徹地都是大火，但見數千萬的長人，望去身軀何止丈餘，統領無數熊羆軍隔河殺來，眾軍膽裂魂飛。希真傳令休亂，只管渡河退去，自己替眾人斷後，捏起真武印訣，鎮住對岸神兵，只見風平浪靜，那些神兵果然紛紛立住對岸，不敢過來。希真兵馬已有史谷恭及樂氏弟兄接應登岸，就在南岸一字扎住陣勢。那對岸神兵也不住的在北岸邊巡行，火勢蒸天，只是不敢過來。看官，那丁甲、三大將，並非邪術小法，公孫勝亦非等閒之輩，如何還鬥不過希真？只因希真係奉天討逆，堂皇正大，公孫勝乃是盜賊一邊人，那些神將如何肯替他效力，抗違天朝，當時雖迫於符檄不能不到，卻只是不敢過來。

希真見他們雖不過來，只是不退，心中大怒，便教麗卿快回營去取乾元寶鏡來，麗卿驟馬回去。這裡只聽得對岸賊兵不住的吶喊，這邊官軍、鄉勇也一齊吶喊，兩邊喊聲大振。這邊只因對岸長人區獸利害，個個心驚。麗卿已取了寶鏡轉來，只聽得對面起了一個震天動地的霹靂，希真即將罡氣布在乾元鏡上，金光向對岸射去。忽見那些長人、熊羆紛紛都退，卻轉一群虎豹來，黃煙濃霧在火光中斑斕照耀，逕直渡過河來。

希真不住的印訣禁咒，那虎豹竟不退避，從水面直衝過來，南岸軍馬一齊大驚。希真也不解其意，正想加用禁咒，那群虎豹已

撲到南岸，濃煙中殺出一彪蠻牌兵，個個藍面赤發，殺上岸來，希真兵馬大駭潰亂。吳用已統全軍殺過河來，樊瑞、項充、李袞領著鬼兵，用蠻牌當先掩殺，那群虎豹也各有鬼兵驅策，四邊衝突。這邊官兵、鄉勇個個膽碎心驚，那敢迎敵，都紛紛敗下。黃信從左邊殺來，楊林從右邊殺來。麗卿叫起苦來道：「爹爹，我怎的這般昏了？你那乾元鏡上，虎豹兀自毫無影子。爹爹常說，鏡子有影的方是神奇鬼怪，這虎豹鏡裡沒影，怕不是假的。」希真猛回頭時，天已大明，看那虎豹，正是馬上蒙了張皮，那鬼兵也是假扮的，夜間看不清，卻著他的道兒。只見那些蠻牌兵、虎豹隊都退去了，大隊賊兵遮天蓋地價殺來。這邊兵馬大敗，召村鄉勇盡行沉沒，幸虧高梁飛刀利害，標傷了楊林，召忻方與高梁領數口騎逃脫。祝永清、真大義已識得賊人妖法是假，率眾奮勇還鬥黃信。不防科刺裡殺出武松一彪人馬，馳驟衝突而來。祝永清當不住，率眾敗走。真大義已受重傷，廝殺不得。賊兵緊追不捨，正在性命呼吸，忽一彪救兵殺到，乃欒廷玉、欒廷芳，奮勇殺退賊兵。欒廷玉領永清、大義並數千敗兵奔黃鶴山，史谷恭接應上山去了。欒廷芳便領一半兵馬去接應希真。

且說希真識破賊人假妖法，正欲策眾禦敵，奈敵人勢大，銅牆鐵壁價裏來。李逵當先領著步兵，手提兩把板斧，著地卷來，銳不可當。麗卿大怒，驟馬挺槍迎去。希真待欲收兵，奈賊人逼近，已無可收，便還軍去接應麗卿。不防科刺裡殺出魯智深一彪人馬，橫衝截斷。希真正待衝殺，更不防武松、黃信已由黃鶴山轉來，邀住希真。希真前後受敵，麗卿已呼應不及，沒人陣雲了。希真只叫得苦，仗著一枝蛇矛，數千敗兵，左馳右突，不得衝出。忽見賊軍一面人馬大亂，喊聲大起，希真定睛看時，正是欒廷芳，舞著兩刀，飛花滾雪價卷來，賊兵當不住，被他殺開一條血衝堂進來。希真大喜，領兵殺來。忽聽背後賊兵又亂喊，希真回頭看時，只見一條筆搥，流星價從賊軍裡卷進來，正是王天霸。希真愈喜，當時與廷芳、天霸合兵一處，共殺賊兵，那武松、黃信都紛紛敗下。只見前面魯智深一隊兵馬，喊聲震天，希真指著道：「小女陷入此軍中，不知性命何如，待我衝殺進去，接應他出來。」王天霸道：「主帥不須親勞，待小將殺進去救小姐出來。」欒廷芳道：「聞賊人正在奪堂阜，主帥須速去策應為要。這裡要救小姐，待小將與王將軍同去。」希真聽罷，便領兵赴堂阜去了。王天霸已例提鐵搥，虎吼般向賊軍奔去。欒廷芳正待同去，忽欒廷玉一騎飛到，叫住廷芳，道：「玉山郎已守住了黃鶴山，叫我來探聽主帥與小姐的，如今主帥、小姐怎樣了？」廷芳具說主帥奪奪堂阜，小姐陷入陣中，正待去救。廷玉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助主帥去，我去接應小姐。」廷芳聽了，也便領兵赴堂阜去了。欒廷玉提槍掛錘，直奔賊軍，去救麗卿。

且說麗卿單槍匹馬敵住李逵，一馬一步，旋風也似的戰鬥。李逵舞起兩板斧，在馬前馬後，馬左馬右，亂劈個不住。麗卿一枝梨花槍，放出三花大撒頂手段，渾身一片銀光，敵住李逵。吳用見了，便揮兩翼掩上，裏住麗卿。麗卿大怒，撒了李逵，便驟馬直取吳用。吳用大驚。公孫勝忙作法，遣神將來鬥麗卿，誰知那些神將經希真一番鎮伏，都呼喚不靈了。麗卿馬快，已到吳用面前。吳用、公孫勝急忙領兵飛逃，一面用亂箭射來。麗卿正待衝去，忽背後撲到一隻瘋老虎。麗卿回頭一看，正是李逵。麗卿便轉身鬥李逵。吳用、公孫勝重復驅兵殺轉來。武松、黃信鬥希真不過，已回到後陣。吳用大喜，忙叫：「武二弟休要歇力，快上前去，協同李兄弟活擒這賤人。」武松便舞動戒刀，直奔麗卿。麗卿正鬥李逵，忽見武松殺來，麗卿不慌不忙，一枝槍敵住兩人。鬥到餘合，麗卿方才叫得苦，分明兩隻猛虎，盤住馬前。麗卿抖擻精神，苦戰二人，正在性賭命換，忽見前面又殺進一條咆哮大蟲。麗卿定睛一看，一枝禪杖卷舞，正是魯智深。麗卿大驚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吳用大喜。喜猶未了，只見前面軍馬大亂，一員大將一支筆搥著地打進，隨著魯智深進來，大叫：「姑娘休慌，小將王天霸來也！」吳用、公孫勝一齊大叫：「魯智深，快轉身敵住天霸！」麗卿已架住李武二人，偷空走出，撲到魯智深面前，武松、李逵一齊大吼奔來。麗卿、天霸敵住魯、武、李三人大戰。

吳用本意想生擒麗卿，看到此際，只得設想暗箭之法，卻苦得急切沒神箭手，恐反傷自己將官。麗卿已躍馬跳出圈子，看那王天霸獨戰三人，便把槍掛了，拈弓搭箭，射那三人，只可惜氣力已盡，左臂又傷，箭發無力，射不著了。吳用忙傳令教前隊齊放亂箭。麗卿取槍不及，忙把弓梢來撥，一時措手不及，中箭落馬。王天霸大驚，急待還救麗卿，卻吃魯、武、李三人逼緊，不得脫身。賊兵一擁而上，來捉麗卿。只聽得賊兵又亂喊起來，欒廷玉一馬飛到。麗卿飛身上馬，撒弓取槍，隨著欒廷玉殺出陣云。麗卿道：「可惜王天霸陷入陣中了，待奴家與欒將軍再殺進去救他出來。」廷玉道：「姑娘身受重傷，廝殺不得了，快回黃鶴山，這裡待小將進去罷。」麗卿那裡肯聽，正要同去，行不數武，果然覺得傷重，展手不得。廷玉替麗卿拔下了箭，麗卿棄下那副黃金鎖子甲，廷玉撕條戰裙，替他裹了瘡口。忽見前面槍炮震地，殺出兩彪人馬，麗卿、廷玉一齊大驚，定睛一看，左邊乃是祝永清，領猿臂鄉勇並蒙陰官兵四千名殺來；右邊乃是陳希真，領景陽官兵並召村新調鄉勇五千名殺來。麗卿、廷玉大喜，一齊奔上，訴說天霸陷陣，須得速去救援。希真、永清急揮軍馬去掩殺賊兵。

原來官兵、賊兵自二更戰起，直至未牌時分，兩邊都人困馬乏，惟有蒙陰官兵並召村新調鄉勇是生力軍，賊軍當不住，紛紛敗走。王天霸已由賊軍中殺出來，渾身血污，傷痕遍身，一見希真，大叫：「小將王天霸今日絕命了！」言訖，大吼一聲，口噴鮮血，臥倒於地。希真失聲慟哭，忙教數卒昇了屍身回去。欒廷玉已護送陳麗卿回黃鶴山去了。

希真、永清合兵一處追賊，賊兵退到汶河渡口。吳用傳令前隊背水死戰，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三人應命，轉身迎敵官軍。樊瑞、項充、李袞搶堂阜不得，已領兵回來。吳用教公孫勝督陣，自己同樊瑞等渡河回去。原來吳用自既勝官軍之後，原想擇地安營，占住南岸，親被麗卿、天霸攪入陣中，不得住手，以致希真、永清領生力軍殺來，抵敵不住。吳用懊悶非常，心亂目昏，不覺登舟時失足落水，眾人急忙救起。只見北岸一彪軍馬渡河過來，正是花榮、李俊領軍接應。吳用大喜，便叫樊瑞等休退，會齊了花榮、李俊兵馬，重復殺上南岸。那邊希真、永清見賊兵死鬥，不敢分追逼，便領軍退回。希真領景陽、召村兩枝人馬退守堂阜去了，永清領猿臂、蒙陰兩枝人馬退守黃鶴山去了。原來黃鶴山在蒙陰東北，堂阜在蒙陰西北，兩處險要，足為蒙陰保障，希真、永清所以用軍保守。

那吳用用了花榮、李俊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上了南岸，與公孫勝等屯紮南岸。吳用早已有豐下人替他換了濕衣，便與公孫勝升帳，計點軍馬，查核戰功。眾將紛紛報上，計殺死官兵、鄉勇無數，雖然楊林受傷，黃信中箭，卻喜未曾亡一將，就是兵丁損折也不上千餘名，只可惜黃鶴、堂阜兩處險要，不曾奪得。吳用道：「且就此安營立寨，休養三日，再作計較。」當時送黃信、楊林回新泰將息。這裡安營造飯，已是酉牌時分了。

看官，這一日一夜的大戰，前後關鍵，都交代清楚。惟有吳用的虎豹陣並一彪人馬，為何從水面上渡得過來？原來軍機雖然秘密，日久終成洩漏。記得那年劉慧娘的飛橋利害，吳用在蘆川渡口吃盡苦頭。此刻被他探得，他使用此法裝載馬只，蒙了虎皮、豹皮，渡過河來，當時又有公孫勝法術掩蓋。希真竟一時看不破，被他殺敗。吳用安排此計，取名為聚獸陣，原待二月初一日夜分應用，不料希真於三日夜裡已來劫營，所以不及調度人馬，慌忙用過。

當時兩邊各安兵靜守。是夜朔風陡發，天地凜冽，山川樹木一色寒威。次日大風住了，嚴寒愈甚，點水成冰。那希真已將王天霸盛殮了送回景陽鎮，陳麗卿、真大義也送回景陽鎮養息。這裡希真與永清商議破敵之策，永清道：「那廝力爭汶河之渡，其意蓋欲取蒙陰也。今我據險要，彼據平地，我無內顧之憂，彼朝晚難保無事。小婿想，不如用後人之法，以待其衰。彼現在之勢，利在速戰。我偏堅守不出，看他來意如何，以定計議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亦料他必速來求戰也，賢婿堅守之法極是。」當時議定。希真、廷芳、召忻、高梁守堂阜，永清、廷玉、史谷恭守黃鶴山。守到七八日，賊軍毫無動靜。永清道：「奇了，這廝既不肯退，又不肯進，卻是何故？」便到堂阜來問希真。希真道：「這廝的意思，我也猜不出。且著人持書去催戰，並責背盟，看他回書如何。」永清道：「吳用那廝最精細，豈肯有破綻被我看穿。小婿因其如此情形，深恐大有詭計，或又是製造什麼器械，不可不為預防之計。」希真道：「此亦當慮。但我守禦得法，亦不怕他。總之我此刻銳氣新挫，更兼我手下勇將一死二傷，他那裡魯達、武松等都在，我與他搦戰，未必得利也。且多發細作四邊打聽，這裡再堅守數日以觀動靜。」當時眾將互相猜疑，都猜不出吳用的主意。永清也回黃鶴山去。慢表。

且說吳用兵馬屯在汶河南岸，□餘日不動，端的有甚主見？哈哈，原來並無主見。只因渡河落水，受了寒氣，當日頭痛壯熱，氣粗無汗，渾身拘急，神情恍惚，忙接醫士來診。醫士大聲道：「此傷寒太陽經症也。」開了一帖麻黃湯。當晚煎好，吳用服了，一面請公孫勝、花榮到牀前道：「煩二位賢弟督兵嚴守，千萬不可輕棄這南岸。待我病好了，再設計破敵。」說罷，擁被而臥。公孫勝、花榮出去彈壓事務，一面差人到泰安府報知宋江。是夜五更，吳用竟出大汗，身熱退了，氣喘亦定，眾人皆喜。花榮與公孫勝商議道：「吳軍師雖吩咐堅守，但險要盡被敵軍占住，我兵背河為陣，不得地利，未必守得。今日吳軍師病機已轉，不如商議退兵為妙。」公孫勝道：「甚是。」當時二人進了內帳，問候畢，便說起退兵之事。吳用睜起怪目，厲聲大喝道：「誰敢言退兵，退兵者立斬！」公孫勝、花榮一齊大驚。只見吳用一片聲大罵道：「你們白白的要把新泰送與陳希真，我問你受了陳希真的多少買囑，替他做內間？你不看見魏輔梁、真大義兩顆首級，帳下兀自號令著？」說罷，呼的豁開被頭，立起身來。眾人齊聲叫苦道：「卻是發狂也，怎好？」公孫勝、花榮一齊退出，吳用已趕出來。魯智深、武松忙上前勸住，抱他進帳，只聽得帳內兀自一片聲大罵。花榮看著公孫勝道：「怎好，怎好？」公孫勝道：「此是中邪，待小可用符法鎮鎮看。」當時公孫勝在帳前布罡運氣，呵筆書符。眾人看那張符，存五個大虎字，其餘篆交縈帶，都不識得。眾人持去吳用牀前掛了，公孫勝又進去念了幾遍咒語，吳用果然安靜，只是還有些喃喃妄語。花榮已到各營去彈壓軍心，休得慌亂。

這裡已邀集了好幾位醫生，齊來診視，有的說邪入心包，宜用牛黃、犀角之屬；有的說痰火聚於膽中，亂其神明，宜用竹茹、膽星、菖蒲之屬；有的說汗乃心液，汗多而心液虧，宜用歸脾定心之劑；有的說謀慮傷肝，志鬱不遂，宜用鬱金、香附之屬；有的說陽明實熱，宜用大黃、芒硝之屬，議論紛紛不一，各有一方，正不知服何方為妥。此時花榮已回中營，眾人說起如此情形，花榮縷眉半晌道：「此事只有速發人到山寨，去請安太醫來方好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正是。但此去山寨，回往極快，也要□日左右，快發人趕去，今日便動身。」李逵立起身道：「就是我去。」花榮道：「李兄弟休去，這裡早晚廝殺，論不定正有用你處。」當時留住了李逵，便差項充飛速到山寨去請安道全。花榮便對公孫勝道：「這裡軍心慌亂，惟有公孫軍師作主，傳諭各營退兵為妙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此事我也想過，用了如此大鑿戰，方才殺過南岸，今若退兵，豈非全功盡棄？不但此也，我若退過北岸，希真那廝亦必隨跡殺過北岸，吳軍師所謂送他新泰之說，正當深慮。」花榮沉吟不語，公孫勝道：「刻下河冰已合，甚為堅厚，我兵進退極便，不必耽憂。或者日內吳軍師病就好，可以定計破敵，便省得退兵也。」花榮點頭。

當日眾人共議，就那各醫所開之方，揀擇穩當的暫用一帖。吳用吃下了，毫不濟事，身子依舊發熱，晝夜譫妄不息。眾頭領個個愁眉相向。花榮歎道：「好容易渡到此地，正欲進取，不料天不容我。」樊瑞對公孫勝道：「此事想上天定有譴謫，老師何不表天祈攘？或者從此得有轉機，亦未可知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也是。」當時在營後設起醮堂，邀集幾員道眾，公孫勝親自到壇持法。三日醮事圓滿，吳用也一面服了三日不涼不熱、不表不裡、不輕不重的穩當藥，倒也神色漸清。眾人皆喜，齊稱天佑，紛紛進內帳問候。吳用終吩咐休要退兵，又道：「我此刻心思實在用不起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軍師寬心養息數日，我等道令嚴守，斷不疏虞。」吳用道：「你們看退兵好否？」花榮道：「退兵亦是。我們只要保得新泰，至於克取蒙陰一著，且從緩圖。」吳用道：「兵究竟退不得。」眾人諾諾而出。宋江已由泰安遣人來問病。又是數日，眾人因吳用神氣未曾復元，終是耽憂。又日日盼望安道全，真是心如懸旌。

這日，忽聞營外戰鼓振天，喊聲動地，陳希真領兵殺來也。召忻當先叩營，大叫：「詐稱有病，規避戰陣的賊！今番定要出來分個輸贏！」公孫勝、花榮一齊失色，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都咬牙切齒憤忿怒，齊要迎戰。公孫勝忙傳令堅守，不許出戰。花榮道：「這廝已曉得俺軍師有病，斷不肯與我干休。我若不退，全軍性命難保矣。」說未了，北岸營汛兵丁，雪片也似的報過河來道：「祝永清已由上渡口涉冰殺過，搶北岸望蒙山也。現有歐鵬頭領把守，誠恐抵擋不住，請今定奪。」眾人一齊叫苦。吳用吃此一驚，依然舊病復作，狂言亂語，神情顛悖。花榮道：「此真天亡我也。」咬了牙齒和公孫勝督兵死守，與希真相拒了一日。那邊北岸歐鵬也與永清死命敵住，黃信裹瘡相助，幸未失守。公孫勝道：「不妙矣，花兄弟快領一枝兵回去，扎住北岸，一面先保吳軍師回去，一面可以聲援歐鵬，一面可以接應我們。」花榮急領兵二千餘名，保著吳用退回北岸。先差二百壯兵送吳用人新泰城，這裡二千名在北岸接隊扎住。公孫勝見花榮已過北岸，使統全隊棄寨退回，希真已領兵追上。公孫勝兵馬方到北岸，希真已領兵過河。公孫勝大怒，傳令就冰上迎殺。那知希真並不廝殺，只傳令槍炮弓矢兩點價打擊過去。

公孫勝兵馬紛紛登岸，時已黃昏，月色朦朧，只見岸上飛出無數旌旗，火把影裡看得分明，都是猿臂寨、蒙陰縣的旗號。花榮大驚，接應公孫勝等一齊退去。希真兵馬已殺上北岸，登時北岸上佈滿了景陽鎮、召家村旗號。公孫勝叫花榮道：「快聯住歐鵬兄弟，保住望蒙山。不然，敵兵逼臨城下矣。」花榮忙與公孫勝領兵赴望蒙山。祝永清兵馬正在攻擊望蒙山，花榮領魯、武、李三人與永清混戰，公孫勝領樊瑞、李袞偷空上瞭望蒙山。希真、召忻、高梁已領兵掩來，花榮等也即忙退回望蒙山去了。原來那岸上猿臂、蒙陰旗號，盡是永清虛設的。花榮不知虛實，是以大驚退去。

當時希真、永清合兵一處，攻擊望蒙山。公孫勝、花榮極力把守。直至夜半，希真、永清方才收兵，屯住北岸。次日，樂廷玉、樂廷芳、史谷恭都領兵渡河過來，與希真等輪替攻望蒙山。接連攻了七日，不能取勝。天氣嚴寒，兩邊人馬凍死無數。希真與永清商議道：「嚴寒如此，士卒不堪其苦，久役必非所宜。況我背河為營，不得地利，敵人深據險要，我亦難與久持，不如退兵為妙。」永清稱是。當時希真率領景陽、猿臂、蒙陰、召村四路人馬，退回蒙陰。命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領本部兵回莊，休養訓練，以備來春剿賊。召忻等領令回去。命蒙陰文武各官堅守蒙陰，希真領景陽兵回景陽鎮去了。

公孫勝、花榮見希真兵退，也不敢追擊，只帶同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歐鵬、黃信、樊瑞、李袞收兵回新泰。項充同安道全到新泰已有兩日了，眾人皆喜。項充道：「小弟一到山寨，說起軍師之恙，安先生拔步便來。奈河冰堅凝，安先生霜夜坐冰車渡出水泊，受了寒氣，有些不自在。一路上只得遲起早宿，日子又短，以此到得遲了。且喜安先生診過軍師之脈，說還不妨事。」眾人喜問其故，安道全道：「軍師之恙，乃是內外合邪。一日一夜鑿戰，謀慮、憂驚、忿怒兼而有之，王志之動，五火交燃，乃驟馬失足墮水，寒氣驟侵，以致陽火驟束，更兼驚氣歸心，寒水亦傷心。心主血，心傷而血滯矣。是以外雖現太陽之症，內已具蓄血之形。其始治不得法，撤其表而遺其裡；其繼又誤認發狂，而湯劑妄投，藥不中病，遂爾貽患。夫軍師之狂非真狂也，名曰如狂。如狂乃蓄血之明征也。觀其語言皆實事，絕無神靈鬼異之語可見矣。今參脈合症，確宜逐瘀為主。惟心君大傷，復元終須來春，非可旦夕速效也。」眾人聽了，卻又喜裡帶憂，深恐軍師未愈，希真先來，大非妙事。

這裡安道全按方進藥，外面眾頭領吃酒飯。項充說起：「近有新任鄆城縣知縣，親到俺山寨內，口出大言，說要除滅我們。」眾人大笑，惟花榮耽憂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恐他認真做出來，倒不可不防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多大一個鄆城縣，怕他強到那裡！」大眾說說笑笑，飯畢而散。

且說吳用日日服安道全之藥，果然漸有轉機，只是用不起心思。安道全道：「不妨。趕緊調理，自然漸漸復元也。」眾人皆喜。這裡公孫勝、花榮加緊保守新泰，防備希真。那黃信、楊林二人的傷痕，也經安道全治癒，便協同訓練防守。一面差人至泰安府，將吳軍師病有轉機之說，報知宋江。宋江亦喜。這裡安道全日日診視吳用，處方進藥。忽一日山寨中報來說：「近來山寨兵馬與鄆城縣官兵交鋒一陣，寨兵大敗，五虎上將霹靂火秦明陣亡。」眾人一齊大驚。看官也驚問道：「鄆城縣來了什麼人，這樣了得？看官既然性急要問，只好將吳用的病情攔一攔起，下回先交代鄆城之事。」

